



## 閩南語短篇小說 教師組第一名

### 八卦紅之心

冬節暝，家家戶戶食圓仔、燻鴨鶻，勾佇厝內享受天倫之樂，干焦茂生仔 in 兜猶原冷鼎清灶無一屑仔做節的氣氛。灶竈內底，茂生仔共一肢竈伸起去椅條頂懸，酒斫仔揸咧那斟酒喙閣那警：「幹！我就毋信你有法度佇外口擋佻久！」

這個時陣的淑美跪佇壁角，目屎恰鼻膏糊甲規面，兩粒目矙已經哭甲腫歪歪。Ui 淑美來講，今仔日真正有夠衰！早起因為遲到去予訓導處嚴主任損；衛生檢查的時，班長姚宜鳳發現伊的綿仔紙毋是白色的，投去許老師遐又閣食一擺箸仔。許老師是 in 彼班的級任，性地真稔，不時 to 激一个『khe-tsi-báng』的面，伊仙想 to 想無，平平粉紅仔色的棉仔紙，人隔壁班阿雄 in 老師攏無講啥，干焦 in 這班的許老師特別勢共人刁古董。

食飽晝，伊和馬慧霞予老師叫去掃校長室。校長的辦公桌頂懸有坵一坵圓球形的八卦紅，中央彼粒較大粒，邊仔閣暴幾若粒細粒的，看予真閣有淡薄仔成『米老鼠』的形。两个囡仔誠好玄，映佇遐算看八卦紅到底有幾稜，馬慧霞手賤閣去摸八卦紅頂懸的尖刺。

『硬硬尖尖的，好好玩！淑美，你也來摸摸看！』馬慧霞是外省囡仔，生做有較好膽，看淑美驚驚就摸伊的手去摸看覓。

嗯，小可仔有有、閣有尖尖刺刺的感覺，淑美的手都猶袂赴勾轉來，雄雄聽著有人咧喝：『叫你們掃地，你們在幹什麼？』

彼是許老師的聲。普通時逐家就攏真驚許老師，予伊雄雄喝彼聲，淑美恰馬慧霞掣一趲，趕緊欲共手伸轉來，無細膩煞去拺著彼坵八卦紅，尖刺鑿入去淑美的指頭仔，血珠仔隨流出來。「咚！」一聲，花坵嘛摔落塗竈。

雖罔坵仔無摔破，八卦紅嘛無缺隙，毋過許老師嘛是氣怱怱，罰 in

兩個去運動埕遐薺牛頓鬚。

放學轉來看無阿母，干焦 in 老爸坐佇飯桌仔遐那擘塗豆那淋燒酒。看著茂生仔，淑美若鳥鼠去看著貓咧，冊搯仔搯咧就想欲覘入去房間內。茂生仔看著伊，親像是揣著出氣的 uì 象：「你是死人喔，看著人攞袂叫！」

「阿爸。」淑美心驚膽嚇，平素時定定看茂生仔咧拍某，足驚無意中惹 in 老爸受氣。

茂生仔看淑美面模仔生做佻 in 某滿仔仝一樣，閣想著這個滿仔規工攞無看著人，風火齊著，歹喙就講：「Kàn！佻恁老母仝款生做彼籬孝女面，恁母仔無佇厝，去外口揣看覓咧，揣著叫伊緊轉來煮飯。」

淑美共冊搯仔囡咧，趕緊去揣 in 阿母。伊去阿母定去的厝邊遐揣過，嘛去較捷相揣坐的孀仔、姆仔遐問過，毋過攞無人看著伊。早起出門的時，阿母閣有佇咧，伊敢袂記得今仔日是食圓仔、燻鴨鶻的日子？

揣無老母，淑美頭犁犁行轉去厝。茂生仔酒淋落，起無空繼手就提皮帶 uì 淑美的跂骨摔落，淑美走袂赴，喙喝：「阿爸，我毋敢 ah 啦！」雙跂隨時跪落地。這步是 uì 阿母遐學來的，阿母便若予阿爸修理攞是按 neh，跪落去，阿爸的拳頭拇就會放較冗。

阿母真正無轉來。彼个冬節暝，淑美無鴨鶻通食嘛無圓仔湯通淋，伊按怎暈去的已經袂記得 ah，干焦知影阿母的離家出走，予伊的童年提早結束。伊定定夢著阿母搯『kha-báng』愈行愈遠的背影，毋管伊按怎喝咻，阿母猶是無越頭，直透 uì 伊的性命行出去。



房間內恬寂寂，干焦聽著「嘶嘶嘶……」『sàng-sooh』咧送氣的聲。淑美坐佇眠床邊，目睷看 uì 倒佇眠床頂的明遠，毋過神魂煞毋知飛去佻位。外口的公園有囡仔咧耍公鞦，三不五時就會靈一陣親像鈴哢仔的笑聲。

四面壁漆的是當流行的象牙白，明遠倒佇醫療級的眠床頂懸，白色的絲仔被單共伊的面色蔭甲白蒼蒼。房間簡單的設置予桌頂彼盆八卦紅看起來特別青。欲暗仔的紅霞已經綴日頭沉落海，嘛毋知過了佹久，房間沓沓仔轉暗，淑美佻明遠親像兩身柴頭尪仔攞無徙振動，一直到房間的門[予人](hǒng)拍開。

『好黑，好恐怖！』越南來的看護阮氏娥將房間的電火掣予 tiòh，無疑悟煞看著淑美面清清坐佇遐，予伊掣一趟。這個頭家娘看起來真歹鬥陣的款，彼是阮氏娥 uì 淑美的印象。伊膽膽共淑美講：『太太，司飯<sup>1</sup>啦！先生我照顧。』

聽著阿娥的聲，才共淑美的神魂 uì 十二天外摸倒轉來。

「喔！」淑美 peh 起身，看這個生做武肅武肅的阿娥，若佇以早伊是絕 uì 袂用目睷烏仁來看 in 這種下跤手人的，毋過這馬這個佝閣有力的阿娥卻是 in 兜上重要的人，因為干焦伊才有才調照顧倒佇眠床頂的明遠。

自彼擺車禍開刀了後，明遠就無閣精神，干焦靠『sàng-sooh』佻鼻飼管咧維持性命。淑美本底就無贊成開刀，毋過大家講無論按怎都袂使放棄彼一屑屑仔「活咧」的希望，結局煞變這款。淑美心內不止仔怨嘆：倒佇遐變植物人敢有較好？欲行出房間的時，影著掛佇門喙邊的結婚相片，當初翕這張相片的時，佻明遠定著閣有相意愛，毋過這二十幾年來生活上的掙拐<sup>2</sup>已經將婚姻內底應該有的糖甘蜜甜攏消磨了了 ah。

阮氏娥看頭家娘也無罵伊就行出去，感覺真好運，趕緊對壁邊揸一罐營養劑通共病人飼。伊拄來臺灣個外月，uì 這家口仔攏閣真生份，干焦知影這個定定面清清的太太是病人的某，毋過佇遮罕得看著伊。較捷佇遮咧出入的是阿媽佻一个生做足孀的太太，in 人較好，定定問伊有欠用啥無？阮氏娥是按 neh 分別 in 這口灶：較孀的是『好太太』，這個定激面腔的是『壞太太』。『好太太』講話輕聲細說；這個『壞太太』蓋成有怪癖，並無要求伊著愛按怎顧病人，煞干焦指桌頂彼盆帶刺的植物，講：『這個，不要給我動！』。

暗暝恬靜甲無一屑屑聲說；天星嘛親像牢佇烏絨仔布頂懸咧閃閃爍爍。

「阿母，你莫走，你莫走！」親像[予人](hōng)附身仝款，淑美的手佇半空中一直攢，目頭結結親像真痛苦的形。睏佇伊身軀邊的芝菁真淺眠，知影媽媽又閣咧陷眠 ah，緊共搖予精神。毋知是受著老爸車禍的打擊是無，芝菁看媽媽心神袂定，驚伊的病閣夯起來，專工請假轉來陪伊。伊咧讀護專，這陣本成是愛佇病院實習，毋過學校知影伊的情形，特別准伊一禮拜的假。

自細漢伊就知影媽媽有病，毋過阿媽攏叫 in 佇外口毋通烏白講。伊

知影這種病會使食藥仔控制，而且政府嘛特別設「精神衛生法」明訂 in 有工作權，頭家人袂使因為辛勞捌致著這種症頭就來 [ 共人 ] (káng) 辭頭路，尤其是 in 媽媽閣是在額的老師，佇教學上若無脫筆，in 猶是會當繼續服務。

芝菁知影佇媽媽堅強的小鬼仔殼後壁，定著有一粒真脆冇的心。阿爸這十幾年來一直無頭路，佳哉阿媽有真濟土地會使予伊種作。伊攏種大同仔彼種小季，若無就種弓蕉。阿媽講做啥攏無要緊，只要莫恰遐的 phû-lōng-kòng<sup>3</sup> 的逐工淋酒天天醉就好。

「彼个外省婆仔遐勢看厝瞻地，趁的錢閣攏放咧食息仔，遐的囡孫仔哪著做？」芝菁想著以早捌聽人按 neh 講阿媽，毋過彼陣猶細漢閣聽無話仁，囡仔人嘛無了解大人的世界。干焦知影阿媽是外省的，十幾歲仔綴阿祖過來臺灣，佇眷村恰阿公熟似，結婚了後阿公上軍艦服役，阿媽就佇市場排擔賣一寡仔『舶來品』，因為接接的攏是臺灣人，所以伊的臺語愈講愈好，生理嘛愈做愈大。因為 in 勤儉閣拍拚，無幾年仔就將厝的經濟改善。阿公退休了後，in 改種文心蘭，閣投資期貨趁袂少錢，自伊有記持以來就是蹓別莊、坐轎仔，同學攏真欣羨伊。

「你哪會佇遮？」精神起來的淑美，頭毛鬚鬚，目屎含目墘，神魂若像閣浸沈佇悲傷的夢境內底：in 老母連越頭都無，放伊一个囡仔无無人通倚靠。伊袂記得這個查某囡是專工轉來陪伊的，真歹面腔咧問芝菁。

「媽，你袂記得喔，我專工請假轉來陪你啊。你又閣陷眠 ah，[ 是毋 ] (sìm)？」

「喔！」淑美漸漸清醒，看著芝菁就會予伊想著大漢查某囡芝蘭。芝蘭是伊的驕傲，自細漢毋但勢讀冊，連畫圖、唱歌、跳舞嘛是逐項會，本成佇高雄咧讀醫學院，可能是學業的壓力傷大，舊年竟然佇宿舍吊脰自殺。伊叫是伊的心肝已經死過一擺，誠無簡單才 ui 地獄轉來，無疑悟閣拄著明遠車禍！

「病院遐毋通請傷久的假，冗早起去，實習嘛有算成績的敢毋是？」淑美從以早就攏真注重囡仔的成績，雖罔芝菁無親像芝蘭遐勢讀，毋過芝蘭無去 ah，閣較勢，留予伊的嘛是冰冷、悲傷的記持爾爾，伊無希望芝菁因為明遠的代誌來荒廢學業。

「好啦，我會看範勢啦，顛倒是你，家己愛照顧家己……」自出世，

芝菁誠罕得接受著媽媽溫柔關心的眼神，雖罔媽媽猶是開喙合喙攏是成績，毋過嘛是予伊感覺真溫暖。淑美無等芝菁講煞就開斷伊的話尾講：「我無按怎啦，免你煩惱！緊啦，緊睏！」



五月梅雨季節，一四界落雨澹滴。誠無簡單雨才落煞，uì 外口吹入來的暗風一陣一陣，將系館頭前的彼穠夜來香的芳味挨揀入來教室。一大陣毋知 uì 佗位 bùn 出來的大水蟻，一直從去拚燒囹囹的燈管，顯目的光予大水蟻失去思考的能力，親像『神風特攻隊』一直向前衝，有的規氣佇淑美的頭殼頂颺颺飛。淑美目頭結結，提《教育概論》的課本起來搦，看會使共遐的大水蟻辦予開無？

大水蟻砢砢從，一直愛到翼仔斷去才落 lóh 來。一隻歹運的大水蟻予淑美的課本掃著，拄拄好落佇伊的手摺簿仔頂懸。伊用鉛筆去揆蟲豸白白的腹肚，看彼六支跂佇遐躑咧躑咧，煞有一種創治人的快感。路尾伊將桌頂的大水蟻攏辦落塗跂，閣隨隻仔隨隻共 in 踏予爛糊糊。

（死好，死好，恁遮的攏死死咧較好！）

伊的頭殼底有一个聲音按 neh 講。伊掣一趲，越頭看邊仔敢有人咧講話，毋過教室干焦伊一个爾，伊仙想都想無，家己啥物時陣變甲遮爾粗殘？而且嘛毋知按怎，伊最近定定發性地，看任何人攏袂爽，定想欲揣人來冤家。

才六點爾，伊來了有較早。這是一間師範學院的夜間進修部，會使坐佇遮實在是算伊行好運。較早欲考高中的時，in 爸仔講無錢，是導師蔡君蘭暗暗仔替伊納報名費。等到放榜，真正去予考著省立女中。茂生仔無錢通予淑美註冊，一直叫伊去蹠工場鬥趁錢。蔡老師又閣去厝裡拜訪，苦勸茂生仔一定愛予因仔讀冊，閣開破「讀冊是脫離散赤唯一的方法」這個觀念予茂生仔聽。

「老師啊，鴨牢內哪有隔暝的杜蚓？阮兜生食 to 無夠 ah 是欲按怎曝乾？而且我嘛無彼號冗剩錢通予淑美讀冊啊！」

「Tsín sàng，若無，你予淑美去讀女中，伊的學費我來負責好無？你若煩惱無錢通予做所費，我嘛會幫伊揣工讀的機會。」

茂生仔想無世間哪有這種惹人？既然毋免伊開錢，都毋是頭殼歹去

koh，當然就答應予淑美去讀女中。

佇半工半讀的情形下淑美將高中讀畢業，畢業了後同學攏去考大學，干焦伊無錢通考，姑不而將去蹠工場，予茂生仔警姦擄詈甲無一塊好。因為蔡老師佇淑美高三下學期的時不幸胃癌來過身，這擺無人會替伊求情，嘛無人會閣替伊走從工讀的機會。

「Kàn！無路用的跂數啦！早若知影讀三年的高中出來閣干焦做工仔，彼陣 thài 毋去學電頭毛都較規氣咧！」茂生仔供體淑美。

「你是知影一籊芋仔番薯 nih，若是你真正遐勢，就無應該共阿母拍甲離家出走，閣共田地一塊仔一塊賣掉！規日干焦知影揸酒斫仔，你啥物時陣捌替我拍算過？」茂生仔佇客廳咧警姦擄的時，覘佇房間內的淑美心肝內嘛按 neh 咧共 in 老爸應。淑美知影，in 老爸這陣會按 neh 講毋是真正咧關心伊，彼是因為茂生仔聽著人咧罵伊好好的囡仔毋栽培，逐日咁，咁甲予酒咁去！三色人講五色話，遐的人十喙九尻川，攏講彼陣淑美去讀高中不如去讀職業學校，三年落來上無嘛閣有一个手藝。

為著無愛佇厝看 in 爸仔的面色，畢業無佻久伊就去蹠工場。佇工場的日子無啥物變化，逐日綴『khong-pé-á』走，看壁頂的日誌一張裂過一張。目一下瞞，淑美佇遮已經蹠欲年外 ah。

「淑美，你敢毋是女中畢業的？」這工頭家的查某困雪霞拄 uì 學校轉來，看著跂佇遐削王梨的淑美就按 neh 問。

「Hènn ah，有啥物代誌是無？」淑美那批王梨那問。

「阮學校有一个老師昨昏雄雄早產，臨時揣無人來代課，你都女中畢業的，定著有法度做這個工課，你有想欲來試看覓咧無？」

「毋過我攏無經驗 neh。」淑美躊躇躊躇。

「無要緊啦，有手冊通看，而且李老師 in 彼班的囡仔閣真乖，試看覓啦！」淑美聽伊按 neh 講，心肝穎仔煞開始攞起來，無就試看覓講，若教袂合極加嘛是六禮拜爾爾。

就因為這個都合，予淑美的命運規个轉楚過來。

二十二歲彼年熟似明遠，因為明遠外省囡仔的身份，予伊想著國小的時親像行佇雲頂的馬慧霞、姚宜鳳 in。聽人講明遠 in 兜真好額，雖罔彼當陣明遠猶無固定的頭路，毋過為著欲脫離散赤的厝俗規日揸酒斫仔的老爸，淑美接受明遠的求婚。

代課老師一做就是八年，逐年考逐年錄取。教育部為著欲改善國校長  
期代課的老師師資無符合的現象，佇各縣市的師範學院進修部設立國小代  
課老師初等教育學系，予選的有心教育閣服務七年以上的代課老師會使有  
進修的管道。淑美挽著這個機會趕緊綴人報名考試，人講「歹船拄著好港  
路」煞真正予伊考著。

伊想著蔡君蘭老師講的：「學歷是脫離散赤的第一步」雖然嫁入去好  
額甲有賸的谷家毋免閣煩惱食穿，總是伊嘛會想欲彌補以早會讀煞無法度  
讀的遺憾，無論按怎伊攏欲把握這擺的機會。

有因仔、有家庭，對查某人進修攏是真大的掛礙，尤其是伊閣欲上班，  
精神恰體力攏是真大的挑戰，而且翁婿根本就袂交重得。嫁入去了後才知  
影明遠毋但無頭路閣真勢跋筴，逐工嚟群結黨淋燒酒。

「人交的是關公劉備，你交的是林投竹刺，你敢袂使揣一个正經頭路  
來做？」

淑美看明遠 in 規群規括佇遐咁，實在足吓滿的。毋過冤也冤，罵也  
罵 ah，尤其是大家咧扞家就無講啥 ah，伊是閣會使按怎？看明遠 in 佇遐  
你兄我弟相敬酒，淑美煞雄雄有一種錯覺：伊蓋成看著 in 老爸茂生仔揸  
酒斫仔的形影。

細漢受「家暴」的陰影猶原閣佇咧，咁是咁，上無明遠袂親像茂生仔  
起跛動手拍某鬮困，淑美干焦會使按 neh 安慰家己。

知影社會競爭，所以淑美真拚勢，翁婿既然管無法，伊規氣將時間用  
佇讀冊。無幾年的時間，伊 uì 大學畢業 ah，為著欲做予因仔看，又閣繼  
續讀研究所，決定欲向伊考主任的心願行。伊 uì 家己嚴格，uì 因仔的管  
教嘛全款。芝蘭人較巧，小可仔講咧就會曉。若芝菁就較預顛，為著欲予  
伊的功課進步，淑美嘛用真濟方法共加強，不而過芝菁恰 in 姐姐實在袂  
比並 tsit。有一擺，期末考拄考煞，淑美交代芝菁除了歇熱的宿題本以外，  
閣愛重寫考卷頂懸毋著的所在。等伊翻頭轉來煞看著芝菁無寫考卷閣佇遐  
耍電子雞仔，暴其然風火齊 tóh，箠仔擲咧，共芝菁拖入去房間悽慘仔損。

「媽媽，我毋敢 ah 啦，我毋敢 ah 啦！」芝菁那哭那閃一直喝毋敢，  
佇房間外口的芝蘭 uì 窗仔看入去，媽媽若像起痾全款箠仔擲咧一直損小  
妹。伊衝衝碰碰淺拖仔囊咧就趕緊從去蘭花園揣阿媽。

「阿媽，你佇佗啦？緊來救妹妹，妹妹欲予媽媽損死 ah 啦！」花園

是用鉛銚炭的寮仔，為著保持濕度，四箍圍仔攏用烏網仔咧開日頭光，闊莽莽的花園，細細漢仔的芝蘭走傷緊，淺拖仔走甲落一跤。

等到馮申翠轉去到厝，芝菁 to 哭甲感氣 ah，手骨佢跂肚攏是紅紅一稜一稜篋仔損過的浮跡。塗跂有幾若坭摔破的八卦紅佢萬年青，以早捌聽明遠講淑美攏佇房間囡八卦紅，伊閣無啥欲相信，這陣看著規塗跂攏是刺夯夯閣無仝形體的八卦紅，馮申翠煞雄雄起畏寒：這個淑美頭殼是咧想啥？

淑美人戇神戇神坐佇眠床墘，一支喙閣佇遐楚楚唸：「損予你死！損予你死！來啊，你來，我就損予你死！」

知覺著淑美失常，馮申翠趕緊敲電話叫救護車載淑美去病院。因為佇歇熱，所以淑美蹠院的消息無啥人知，佇病院馮申翠罵彼个一日清醒無幾點鐘的囡：「淑美為這個家庭、囡仔付出遐濟，今這馬你若毋好好仔顧這個某，另日仔看你是欲雞公拖帆 neh？較振作咧，酒莫閣唸 ah 啦！」

自 hín 開始，明遠真正有較少唸 ah。嘛是到彼陣伊才知影原來淑美就是有病，才會定定佇厝起無空，毋是揣伊冤就是和 in 阿嫂麗瓊相詈。醫生講淑美致的是「躁鬱症」，病若夯起來毋是誠暴躁就是真沈鬱，上好是莫共刺激，藥仔毋通斷，若是會當控制予病莫發作，猶原會使維持生活功能繼續做工課。

趁淑美蹠院的期間，馮申翠共遐的孫仔講：「志岳、芝茹，恁出去千萬毋通共人講恁阿嬤破病的代誌，若無會害伊無頭路喔，知無？」

志岳想著阿嬤平素時定會盪洗伊成績糗、人閣大箍就啾啾無講話，看小妹芝茹一直頷頭，感覺伊有夠無講義氣的，暗暗仔出手去摸芝茹長長的頭毛尾。

馮申翠換共明遠彼两个查某囡講：「芝蘭、芝菁，恁媽媽雖然蹠院，恁嘛是愛家己調督家己，作業愛寫、補習班阿媽會載恁去，總是毋通予恁媽媽煩惱，予伊安心治療，知無？」

「知！」芝蘭摸小妹芝菁腫歪歪的手，真捌代誌，激一个想欲保護小妹的大人款。

馮申翠想無明遠這個囡仔哪會遮歹運，無彩娶著遮優秀的淑美，煞來帶著精神病，甲若按 neh，這兩個查某孫毋知會傳著無？

「袂啦，甲遐衰！」伊愧頭叫家己免想想遐濟，芝蘭遐優秀，哪會遮



拄好去傳著淑美的歹種咧？啊若芝菁伊 tō 毋敢掛保證 ah。



「淑美，來，做伙來食飯。」看淑美 uì 房間出來，馮申翠就共招呼。毋過淑美面清清，連看嘛無看伊就應講：「我欲轉去阮兜食。」講煞就做伊行出去。馮申翠雖然是規腹肚火，毋過嘛毋敢加講伊。

做大家的予新婦按 neh 看無，哪會是奢颺規世人的伊會堪得吞忍的。今仔日伊會 bih-tshih，是因為半年前若毋是伊教明遠替伊去共「代表勇仔」討利息錢，明遠嘛袂去發生車禍。為著按 neh，伊一直感覺 uì 淑美 in 這口灶真虧欠，毋但保險的理賠攏予淑美攏，連明遠都倩外勞來厝裡顧，毋敢去勞煩著伊。

明遠是伊上疼的囡，干干仔淑美恰大漢新婦麗瓊袂合，兩個同姒仔佇厝若相拍雞咧逐工冤。拄好西瓜標仔共伊借的王爺債無法度還，規間厝予剿起來，規氣趁過戶這個機會共手續辦辦咧，予 in 這口灶搬去外口躑，較免看伊這兩個新婦佇遐吵甲掉跋反。

「你會使娶著這個某，就愛知影好寶惜。淑美雖然性地無好，毋過嘛共囡仔教甲好勢好勢，無生著查埔的，哪有要緊？」欲搬出去躑的前一暗伊刁工共明遠叫過來講。

「阿母，你毋知啦！播著歹田是望後冬，娶著歹某是一世人 neh！」

「甲你是咧佻將才？人無棄嫌你，你就愛偷笑 ah，閣咧嫌人是歹田？」

「阿母，你毋知啦！以早我做業務，雖罔無趁佻濟，毋過總是有佻人接交陪的機會。做生理加減仔攏愛應酬，酒是淋寡，毋過朋友嘛交著 ah，業績交待會過就好，哪著遐躑鑽的確愛做甲佻大跤？橫直咱兜也無靠我來趁食！」

「Hng，你講彼啥物話？有家庭的人哪會使講這種無負責任的話。你莫叫是我飼恁遮飼甲蓋甘願 neh，實在是恁兄哥現此時閣佇櫬仔內，干焦靠恁阿嫂一雙手欲趁有夠來飼彼兩個囡仔是誠拚咧！我閣驚淑美會窮分，毋才會予恁食公的、用公的，稅金、電話、囡仔的學費逐項共恁攢便便。若無，予恁一家一業隨人去拚，我敢會毋知通好坐遐曲跤撚喙鬚？」

「是啦，多謝阿母！逐家就是知影阮阿母有才調，毋才我去引頭路攏

無人敢倩。今我 tsín 共你鬥管田顧地，也無放予拋荒，敢毋好？」

本底是欲共點予醒的，誰知明遠彼支喙就是有才調四兩破千斤，共死的講甲變活。明遠自細漢就巧，國校仔畢業的時閣提校長獎 neh，馮申翠 in 翁是職業軍人，不而過規年迴天攏佇軍艦頂罕得轉來，雖罔攏有寄錢轉來，總是伊一个查某人也著內、也著外，已經無才調去雕彼兩個囡仔，規氣共明遠送去臺南讀私立學校，無疑悟煞佇遐佻人學食薰、食酒予學校記過。

姑不將共遷轉來庄跤，煞閣因為偷走學仔予人搜著，伊看毋是勢，叫『老谷』提早辦退伍。閣利用家長委員的身份寄付錢予學校，不散時去校長 in 兜坐坐咧，見若去拜訪，手信仔、伴手毋捌共人落勾失禮過。

『老谷』做艦長，知影啥物港口有好空的外國貨通買：五塔散、征露丸、『Johnnie Walker』、雪茄、玻璃絲襪仔、胭脂水粉、會曠目調的『oo-lín-gioh』、肉感的外國娣仔寫真……逐項物仔，對猶閣咧戒嚴的臺灣社會，攏是真奇巧的『舶來品』。禮一送就幾若年，雖然真賭強，毋過嘛是予明遠讀甲高職畢業。讀冊毋是明遠的興趣，伊人活骨，做兵轉來甘願欲去揣頭路嘛無愛接 in 翁仔某花園的工課，伊嘛無勉強。不而過，看伊定定應酬咁甲天天醉，嘛感覺真毋是款。

『男人在外面闖蕩，難免要嫖賭飲，他都老大不小了，讓他自個兒去扛吧！我們能跟到什麼時候 neh？』『老谷』對明遠已經感心的款。

就是管無法，才會予這個囡仔若野馬，一從就從去筊間，一栽就栽入去酒甌仔底。馮申翠斟酌共想予真，明遠會用酒來麻痺家己，毋但是因為自卑嘛是因為 in 翁仔某無予伊有負責任的機會。

明遠佻 in 大兄明達攏毋是蓋好困，尤其是自從明達食毒、賣毒[予人](hǒng) 搜入去攏仔內了後，淑美就不散時會用話剛洗明遠，uì 伊這個大家的態度嘛無親像以早遐尊存。

「恁啦，攏恁啦！攏恁遮的姓谷的害我無法度升主任啦！」這工淑美又閣咧起無空，講就是 in 規家伙仔攏歹底系，才會害伊讀到研究所畢業，積分嘛有夠，煞見擺若考主任 to 攏損龜！

「今年考無著，明年閣較拚的就好 ah，話哪著講遐利？」馮申翠無啥歡喜，用真罕得的歹面腔共淑美 hat。

「敢毋是？讀軍校嘛愛身家調查，你哪會知阮考主任無咧身家調查？」

恁兜毋是食毒賣毒的，就是跋筴淋酒的，你閣咧放重利食息仔。彼个毋知見笑的查某閣綴人落胸落胛咧走歌舞團，啥知影伊佇外口有設緣投的無？」毋知是病又閣欲夯起來抑是因為落第咧毋甘願，考無著主任的淑美煞佇遐生話起事端。

「你共我較差不多咧！講彼啥滿話啊？緊共阿母會失禮！」明遠看淑美遐毋是款，瘁响袂忍得嗽擋袂牢開喙就共嚷。

「敢毋是？我佗位講毋著？」淑美刺夯夯，愈來愈歹款。

馮申翠氣甲慄慄掣，半句話都講袂出來！因為知影伊有病所以這擺逐家攏真吞忍伊，無疑悟煞予伊愈來愈上格，這馬伊毋但蹭躑家己的翁婿，連大伯仔、兄嫂佻伊這個做大家的都蹭躑摻落。馮申翠心肝真艱苦，『老谷』若閣佇咧，淑美敢遐聳鬚？想著『老谷』焮斷腦筋也已經三年 ah，伊走了後這個家會使予伊倚重的煞賸大漢新婦麗瓊爾，伊真厭氣，規个人無力摔落坐佇膨椅頂。



「結婚進前的生活攏是我會使控制的，自從娶某了後，我煞感覺按怎 to 無法度掌握家己的人生。阿母，你敢知影我佻痛苦？」明遠捌按 neh 共講過。

「毋通按 neh 講，淑美只不過是破病爾，儘量食藥仔控制莫予病閣夯起來較要緊，顛倒是你家己愛較掌志咧，才袂予人看你無。」

「母仔，你毋知啦，我有夠後悔，當初一籀人佻自由咧，干干仔欲佻人相輸講定著欲娶老師做某。今這馬是伊咧扞我人生的『hân-too-luh』neh！早若知影伊有病，我哪會將幸福交待予伊？」淋酒的明遠親像咧控訴。

「你這馬講這袂赴 ah，你是想欲佻伊離緣 neh？伊後頭攏無人 ah，你是欲叫伊去倚靠啥人？而且你敢有才調牽教彼兩個囡仔？」

哎！領頸生瘤拄著 ah，無是欲按怎？明遠聽有 in 老母的話仁，今仔日若毋是淑美，芝蘭佻芝菁嘛毋知會變按怎。以早閣會怨嘆淑美無共伊生著後生，毋過老的 to 無咧要意 ah，伊定定提這項來 hat 淑美嘛講袂過。總是無論佇學識抑是身份攏比伊懸一級的淑美面頭前，伊做人翁婿的有通提來壓伊落底的嘛干焦賸這項爾。

明遠自來就海派，朋友弟兄一大堆，三不五時跋一下仔散筊仔也無人會管；淋甲忝 ah 無轉來暎嘛無人會講伊。結婚以前會使做的，結婚以後淑美攏禁止，三兩工就冤家，毋是為著錢就是為著明遠淋酒、跋筊。馮申翠毋甘看明遠按 neh，規氣提一百萬予伊去佻人做生理。看佇錢的份上，淑美就較袂番，若無，家己的囡尻川有幾支毛伊敢會毋知？

翁仔某床頭拍，床尾和，兩個翁某茈仔雖然是吵吵鬧鬧，三年嘛是生兩個囡仔。予馮申翠想無的是：明遠的頭殼遐精，哪會字運遐爾稜？第一年投資西瓜拄著風颱，第二年綴人飼雞煞著雞災，幾若个一百萬就按 neh 來溶無去，落尾馮申翠規氣將過溝彼塊田放予明遠去顧，閣共伊明品：「做雞著筊，做人著反，據在你欲種啥，總是愛家己去 píng-pinn，無定著會佇這種 lāu-pái 去拄著好空的。」

看起來平靜無風湧的日子，干焦芝蘭知影佇海底有一港捲螺仔旋，親像『百慕達』的第四度空間，會將經過的船隻攏絞入去伊的腹肚底。這個家庭毋是正常的家庭，爸爸媽媽的婚姻干焦賸一个空殼爾，好強的媽媽甘願佻爸爸冷戰嘛欲維持伊婚姻美滿的假象予口面的人看。

芝蘭常在會想著媽媽[予人](hǒng)關佇保護室的形影。第一擺症頭奔起來的時，救護車將媽媽押去病院，因為情緒暴躁閣會傷人，予醫生關入去保護室。彼陣伊才國小六年，uì 彼个四四角角的窗仔看入去，媽媽親像掠狂仝款，佇遐踢膨椅、拆眠床枋、擲枕頭……，喙閣一直喝：「我無疔，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芝菁驚甲面青恂恂，芝蘭綴佇爸爸的尻川後，目屎含目墘嘛毋敢予津落來。芝蘭真懷疑：到底[啥人](siáng)才是正常人？是淋酒淋甲著酒毒的阿爸？是食毒食甲變賣毒的阿伯？抑是愛錢愛甲不擇手段的阿媽？既然 in 攏有某種程度的病態，若按 neh[啥人](siáng)才是病人？為啥物[予人](hǒng)關佇精神病房的卻是伊上自愛、上掌志的媽媽？外人欣羨 in 欲啥有啥，干焦伊知影 in 這家口仔上散赤，散甲賸「錢」爾！阿公走了後，芝蘭感覺阿姆麗瓊才是這間厝唯一的清流，伊想欲代替 in 媽媽向阿姆賠罪。

高一的時，阿媽聽人講將八卦紅的刺佻皮剷掉，濫蜜園落去絞汁淋，會當穩定病人躁狂的情緒。自按 neh 阿媽一四界去共人討八卦紅，等爸爸共一稜一稜的尖刺挽起來了後，伊佻小妹就負責洗。

「恁著較細膩咧，毋通予刺鑿著。等咧洗好先囡邊仔，我菜煮好才來剷皮絞汁予恁提予媽媽淋。」麗瓊共 in 兩姐妹仔交代。聽著麗瓊按 neh 講予芝蘭足感心，伊足想欲問麗瓊：「阿姆，阮媽媽按呢對待你，你閣對伊遐爾好，你敢袂祛恨？」毋過，落尾猶是將遮的話囡佇心肝底。

「阿姐，你敢有感覺媽媽足成八卦紅？」芝菁問芝蘭。

「為啥物？」芝蘭想欲知影小妹的看法。

「你共看，八卦紅外表雖然有刺、毋過伊的內心真柔軟，媽媽平常時攞歹衝衝，除了是因為病以外，敢會是伊嘛想欲保護家己才會按呢刺夯夯？」

「芝菁，你會曉按呢想表示你已經大漢 ah。其實，聽講佇造物之初，八卦紅軟弱甲親像水，小可仔磕咧就會死去。神不忍心，佇伊的心頂懸嵌一領有甲若鐵的戰甲，頂面閣有會傷人的刺。對這個時陣開始，就無人看過八卦紅的心 ah，便若有人倚近就會予伊鑿甲流血流滴。足久以後，有一个武士想欲消除八卦紅，劍才刺落，煞對內底流青色的汁出來。原來，彼就是被封存的八卦紅之心，因 無人瞭解伊的孤獨，伊只好化做滴滴的珠淚。」

「真的喔，莫怪媽媽遐爾愛種八卦紅。」芝菁用崇拜的眼神看芝蘭。

「其實，精神病患者佇這個社會就親像生佇沙漠的八卦紅遐爾仔辛苦，in 用堅強的外表來捍衛彼粒脆弱的心。媽媽的個性『外剛內柔』就親像八卦紅，為著欲保護咱，伊著愛堅強袂使哭！哭，代表輸！所以咱嘛袂使佇別人的面頭前哭，知無？」

「嗯，我知。」芝菁決定欲親像姐姐遐爾堅強，毋但保護媽媽嘛愛保護家己。

防小人，大漢了後芝蘭總算了解媽媽愛種八卦紅這種行為背後的意義。八卦紅的花語是「孤獨、堅強」，媽媽因為身世疾，才會遐爾堅強；驚伊無簡單才建立起來的城堡予人破壞，毋才會用刺共家己武裝起來。

考大學的時伊將醫學院囡佇伊的第一志願，伊想欲做一个精神科醫生，想欲知影伊會使按怎幫助媽媽。伊嘛鼓勵芝菁：「妹仔，你愛較認真咧，另日仔讀護專，畢業了後咱做伙照顧媽媽。」伊無愛予人知影伊的媽媽是精神病患者，所以平常時佻芝菁就負責盯媽媽食藥仔，醫生佻護士教的衛教常識，伊隨項仔隨項攞記甲真頂真。趁讀醫科的機會，伊嘛會請教

教授有關躁鬱症的種種。

「躁鬱症正式的醫學名稱是『雙極性情感型精神病』……」教授看芝蘭真認真咧聽就繼續講：「會講『雙極』是因為伊會佇躁狂佻鬱心這兩個精神狀態咧轉楚，佻鬱心症彼種單極的狀態無仝，所以躁鬱症咧治療的時會比鬱心症閣較費氣。」

「若按 neh 這兩種無仝表現的精神病用藥敢有相仝？In 發病的特是……？」芝蘭苦袂得家己會使早一日幫助 in 媽媽脫離病痛的折磨。

「佇躁症的時，病人會感覺充滿活力，認為家己能力真強，變甲足愛講話，而且嘛較會佻人起冤家。因為腦神經傳導物質各樣，in 的思考嘛會扭曲偏離事實，親像叫是家己會飛，所以真正對窗仔跳出去。另外會過頭慷慨、烏白開錢，這攞是躁症夯起來的時上好認的特徵。抑若佇鬱心的時表現出來的行為就較成憂鬱症，除了會失眠、失神、動作死趟無活力以外，閣會感覺對生活絕望，所以定定會想欲用死來解脫。」

「也就是講這種病人比較較容易自殺囉？」

「無毋著。毋過若是耐心治療，這種病嘛毋是袂當控制的啦。」

知影愈濟，對早前媽媽愛買衫、愛開錢、愛發性地的行為就愈諒解。伊知影小妹較戇直又閣掛心媽媽毋知有照起工食藥仔無？所以讀大學了後便若歇假就會轉來，知影逐家攞平安，伊會較放心。

升大三了後課業加真重，佇醫學院逐個攞是一粒一的學生，伊感覺功課漸漸綴人袂著，愛補考的學門嘛愈來愈濟。到這陣伊才知影家己並毋是天才，伊愈著急就愈餒志，因為功課的壓力予伊變甲暗時暈袂去，日時食袂落，而且閣會那讀冊那掣頭毛。予伊閣較煩惱的是：等成績單仔若寄轉去厝予媽媽看著，伊就知苦！

這工歇假芝蘭心情無好，騎跤踏車去花園揣阿媽，拄好看著麗瓊佇遐鬥剪枝

花。伊先開喙相借問：「阿姆，你咧無閒喔？阿媽敢有佇遮？」

「芝蘭，你轉來 ah 喔？阿媽佇後壁的款。」麗瓊佇『T恤』的外口繕一領圍軀裙，長長的頭毛清彩摠起來用鉞仔鉞咧。

「阿姆，我……」芝蘭吞吞吐吐，欲講若毋講的形。

「你按怎？有啥物代誌是無？恁媽媽敢有好勢好勢？」

「阿姆，我是欲代替阮媽媽共你會失禮啦！你知影伊就是破病毋才會

烏白講話，以早若有得失著你，你一定莫和伊計較，好無？」芝蘭那講那行禮。

看芝蘭遐認真，麗瓊笑笑仔講：「你這個因仔哪會遮捌想。袂啦，我袂佻恁媽媽受氣啦！代誌都過去 ah，以早是毋知影伊破病毋才會和伊氣惱，這馬知影伊嘛是姑不將的，咱就愛較吞忍咧。」

「你真正袂和伊計較？」芝蘭想袂曉這個阿姆哪會遐有肚量，自伊十幾歲仔的時阿伯就 [ 予人 ] (hǒng) 掠去關，志岳 in 攏是阿姆伊一个人咧管教。

「欲按怎講？以早無了解是會氣啦，毋過咱這陣 to 知影伊是因為破病才會按 neh，對 in 這種人自然會較諒情啦。」

「多謝阿姆，芝茹 in 有夠幸福，有你遮爾開明的媽媽。」

「莫按呢講，恁媽媽讀到研究所毋才有勢。阿姆干焦國中畢業爾，頭路遐歹揣，姑不將去蹓歌舞團綴人走鬧熱攤。毋管按怎日子攏是愛過，你莫想遐濟。聽講恁爸爸這季的弓蕉收成袂稔乎？按呢就較免予阿媽操煩。」

「是啊，爸爸若肯做，嘛毋是無反身的機會啦。啊，阿媽佇遐……」這個時陣，看馮申翠 ui 花園後尾行過來，芝蘭看著 tō 辭別麗瓊。

「是啦！我討厭你啦！誰叫你比我較嬌！誰叫你生著查埔的！誰叫你身材比我較好？我怨妒你啦！怨妒你有後頭，怨妒你得人疼啦！」麗瓊想著淑美以早定定烏白花，向時毋知伊有病，閣會和伊相詈，這馬伊知影彼攏是因為淑美頭殼袂袂的關係，伊精精的人袂遐淺想閣去和淑美計較。

「冤，宜解，不宜結。」麗瓊的耳空邊蓋成有聽著師父的叮嚀。予麗瓊閣較想袂到的是：彼擺嘛是芝蘭在生上尾一擺佻伊講話。



「世間事，有因就有果。種善因，得善果；累世因，累世報。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過程，錢財是外來物，積德毋會有福報。」慈明寺法尊師父慈眉善目，佇共修的時共麗瓊開示。

麗瓊想著猶閣佇櫥仔內的翁婿、燻斷腦筋的大官、吊脰自殺的芝蘭、帶精神病的小孀佻因為車禍煞變植物人的小叔。In 大家雖然有錢毋過無咧信因果，檢采是放重利歹積德，予 in 兜這幾年來災厄連連，若講這是業報，伊希望歹運會使到遮就好。

雖罔經文的意思毋是遐好理解，毋過伊嘛是誠心懺悔，綴師父 in 誦唸《水懺》：「……佛言眾生垢重，何人無罪？何者無愆？……盛年放逸，以自僥倖，貪一切財寶、貪一切歌樂、貪一切女色，心生貪戀，意起煩惱。親近非聖，媠狎惡友，不知懺悔，或殺害一切眾生，或飲酒昏迷，無智慧心，今日披誠一一懺悔……」

## 作者註

- <sup>1</sup> 「吃飯」的意思，越南語無 [tsh] 的聲母。
- <sup>2</sup> 拈拐 (kéh-kuāinn)
- <sup>3</sup> 指「游手好閒之輩」。

## 作者感言



林美麗 復興國小／屏東女中臺語老師

精神病患者佇咱的社會一直是 1 个真弱勢的團體，因為大腦破病，致使佇症頭夯起來的時，行為俗思想攏真偏激，有當時仔為著欲保護家己，不時嘛會刺夯夯，親像三斑的咧拈濁水，予人歹鬥陣的感覺。

因為社會大眾對 in 的誤解，有時會將 in 當做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媒體若咧報導相關新聞事件，有當時仔閣會講 in 是「不定時炸彈」。其實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友善的講法是：身心科患者）經過治療，照醫生吩咐規律食藥仔，攏會當得著控制，in 俗咱仝款攏真友善，能力嘛袂輸正常人，佇精神病被「污名化」的現

此時，in 真需要社會大眾的接納俗體諒。

寫這篇文章，是欲予大眾知影：精神病患者佇咱這個社會生存就親像八卦紅生佇沙漠仝款，佇 in 刺夯夯的 tīng 殼內底，其實攏有 1 粒真柔軟的心。